

三盏灯

1

平原上的战争像一只巨大的火球，它的赤色烈焰吞掠过大的田野房屋、牲畜和人群，现在它终于朝椒河一带滚过来了。

雀庄的村民门已经陆陆续续地疏散离村。几天来偌大的村庄鸡犬不宁，到处充斥着惶乱和嘈杂的声音，主要是那些女人和孩子，女人们抱着盐罐爬上牛车，突然又想起来要带上腌菜坛子，她们就是这样丢三拉四的令人烦躁。而孩子们对这次迁徙的实质漠然不知，他们在牛车离村的前夕仍然玩了一次游戏。姜宽家套车的牛被几个孩子拴住了前腿，姜宽赶车，车不动，路边的老枣树却哗啦啦地摇晃起来。姜宽以为是老牛偷懒，大骂道，你个畜生也敢来闹事呀？啪的一鞭下去，牛就尬了蹶子，姜宽一家人全从牛车上栽了下来。

材长姜祥没说什么，姜祥蹲在地上喝粥，眼睛不时地瞟一下几米开外的茅厕，姜祥最小的儿子还蹲在那儿，姜祥一边喝粥一边说，也没什么给他吃，哪来这么多屎尿？姜祥的女人却性急，在旁边跺着脚喊，你好没好，好没好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粘在那缸上！

姜祥一边喝粥一边推了女人一把，让孩子蹲吧，拉光了上路才痛快。姜祥毕竟是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，牛车套好了，粮食和箱子都搬上了车，姜祥还慢吞吞地喝完了一大碗粥，吃饱了肚子姜祥才有力气维持村里混乱的秩序。

慌什么？你慌什么？姜祥突然跳起来直奔姜福家的牛车，耳朵里长猪屎啦？告诉你们多少遍了，带上粮食就行了，牵那么多牲口干什么，就你们家有猪有羊？人家是来打仗，脑袋都拴在裤腰带上，谁稀罕你的猪你的羊？

姜福仍然将他的大黑猪往车上赶，谁稀罕？姜福气咻咻地说，就是不打仗，我家还少了好几头羊好几只鸡呢。”

姜祥刚想骂什么，一转眼看见姜守义一家正喊着号子把他家的衣柜往牛车上搬，不怕把牛压坏啦？这帮人，耳朵都让猪屎堵住了！姜祥这回可真着急了，他挥舞着手里的碗冲过来冲过去，手里拿着筷子朝这人捅一下，朝那人捅一下，都给我上车，马上走，再不走路上就碰到十三旅，十三旅见人就杀，你们要是不怕就别走啦！姜祥把手里的碗狠狠地砸碎，你们把房子也背上走吧，你们这帮猪脑子的东西！

正午之前最后一批村民离开了雀庄，材长姜祥坐在牛车上隐隐地听又县城方向的枪炮声，别慌，军队离我们还有三十里地呢，姜祥对他一家人说，我们去河西躲一躲，躲个十大半月的就回来了，怕什么呢？打仗可不像种田，稻子一季一季的都得插秧，打仗总有打完的一天。人可不像稻子，割下来还能打谷留种，不管是十三旅还是三十旅，打仗就得死人，人死光了怎么办？仗就不打了，我们就回家啦。

牛车走得很慢，材长姜祥回头望了望雀庄的几十间房屋和几十棵杂树，突然觉得自己丢下了一件什么东西，没丢下什么东西？他问身旁的女人。女人说，把一筐白菜丢下了，你偏不让带，姜祥说，我不是说白菜。姜祥皱着眉头数了数他的一堆儿女，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，一共六个，一个也不少，这时候牛车经过村外的河滩地，姜祥看见河滩上的一群鸭子和一间草棚，倏地就想起了养鸭子的扁金，扁金呢，怎么没有捎上扁金？姜祥打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我让他们气晕了，怎么没有捎上扁令？

姜祥要回去找扁金，被他女人拉住了，女人说，你以为扁金是傻子？人家早跑了，你没见他吧鸭子都丢下啦？就是傻子也知道躲打仗，没准他跑得比你快呢。

姜祥说扁金满脑子都是猪屎，也差不多是个傻子，扁金没爹没娘的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别人还不是很说我这个村长么？姜祥说着就从屁股底下拿出铜锣，当档地用力敲了几下，一边敲一边朝前后左右喊着，扁金####谁看见扁金了？

姜福的儿子在前面说，前天还看见他爬在树上掏鸟窝呢，他不是掏鸟，是掏鸟粪，扁金给他的鸭子喂鸟粪呢。

屁话，说了等于没说。姜祥又扯高嗓门喊了一遍，你们谁看见扁金

姜守义的女人在后面说，早晨看见他往河边去了，说是去找鸭子。

这种日子还在找鸭子？他是傻子你也是傻子，你就没告诉他打仗的事？

怎么没告诉他？他说他不怕打仗嘛，他说他后脑勺上也长眼睛嘛，他一定要找他的鸭子。

村长娄祥收起铜锣骂了一声，这个傻子，死了活该。娄祥放眼一望冬天的河滩地，视线所及尽是枯黄的芦苇杂草，椒河两岸一片死寂，远远的从河下游又传来了零星的枪声。这种日子谁还会满地找鸭子呢？娄祥想扁金看来真的是个傻子，扁金若是为了只鸭子挨了子弹，死了也是白死，那也怪不到他的头上啦。

原野上的风渐渐大了，风把淡黄色的阳光一点档地吹走，天空终于变成了铅色。快要下雪了。疏散的人们途经马桥镇时最初的雪珠泻落下来，不知从哪儿飘来布幔似的雾气，很快弥漫在马桥镇人家的青瓦白墙上。石子路上空无一人，只有一两只野狗在学校里狂吠着，很明显镇上的居民已经疏散了。来自雀庄的牛车第一次畅通无阻地穿过这个小镇，这种情形也使雀庄人散漫的逃难变得紧迫了一些，村长娄祥不断地催促着他的村民#甩鞭呀，让你们的牛走快点，不想挨子弹就走快点吧！

牛车队路过昌记药铺的门口，许多人看见了一个扎着绿头巾的女孩，女孩大约有十二三岁的样子，绿头巾蒙住了大半个脸蛋，只露出一双漆黑的圆圆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直视着雀庄疏散的人群，大胆而泼辣，她的寻寻觅觅的目光让人疑惑，她手里提着的两件东西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，许多人都看见了，女孩的一只手提着一只铁皮油桶，另一只手提着一条鱼。

你是谁家的孩子？跟家里人走散啦？娄祥勒住了牛车招呼药铺门口的女孩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傻站在这儿？上车来吧，你要是不想挨流弹就上车来吧。

女孩摇了摇头，她仍然倚在药铺的杉木门板上，但她的一只脚突然抬起来，脚掌反蹬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怎么不开门？女孩的声音听上去焦急而尖利，我要抓药，我娘的药呀！

镇上人早都走光了，你不知道要打仗吗？娄祥在牛车上喊，这种时候谁还到药铺来抓药，你脑子里长的是猪屎吗？没人在怎么开门？

你脑子里才长猪屎。女孩瞪了娄祥一眼，猛地转过身，用手里的铁皮油桶继续撞着药铺的门板，开门，快开开门，女孩的哭声突然惊雷似的钻进雀庄人的耳朵，女孩一边哭一边对着药铺门上的锁孔大声叫喊着，朱先生你不是人，你怎么不把药挂在门上？你吃了我家多少鱼呀、吃了鱼不给药，你就不是个人。

牛车上的人们一时都惊呆了，他们现在看清了女孩手里的那条鱼，娄祥的儿子大叫起来，是条大黑鱼。但娄祥转身就给了儿子一个巴掌，你管它是黑鱼白鱼？娄祥悻悻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比扁金还傻，她要抓药就让她去抓药吧，我才不管这份闲事。

娄祥带着雀庄的牛车队继续赶路，空中的雪花已经像棉絮般的飘落下来，雪花其实不是花，它们湿湿地挂在人的棉帽和眉毛上，凝成冰凉的水滴，抹掉了又长出来。娄祥摘下头上的棉帽掸去上面的雪花，一转脸看见那个扎绿头巾的女孩追上来了。女孩追着娄守义家的牛车跑，女孩跟娄守义的女人说着什么，娄祥听不清，后来他看见她站住了。她站住了，左手提着铁皮油桶，右手拎着那条鱼，娄祥看见漫天的雪花把那个小小的身影与雀庄的牛车隔绝开来，后来铁皮油桶和鱼都看不见了，只看见女孩的绿头巾在风雪中映出一点点绿色。

那女孩跟你说什么？娄祥问娄守义的女人。

她要用鱼跟我换灯油，娄守义的女人说，哪来的灯油呢，这种日子谁还顾上带灯油呢？

她要灯油干什么？娄祥嗤地笑了一声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傻的女孩子，灯油？要是挨了子弹白天黑夜还不是一样亮，要灯油干什么？你们说要了灯油干什么？

雀庄的人们在疏散途中愁眉苦脸，没有人乐于说那个陌生女孩的事情。现在他们的耳朵里灌满了风雪的沙沙之声，还有令人心焦的牛铃和车轴的鸣响，除此之外就是东南方向那种零乱的没有节奏的枪炮声了。

谁都知道，战争中的人们想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战争的事。 2

鹅毛大雪一朵一朵地落下来，椒河两岸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无论扁金怎么诅咒，大雪还是在扩张它刺眼的白色，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扁金就更加找不到他的鸭子了，这种天气鸭子不肯下河，鸭子要是躲进芦苇丛里，那扁金就休想在天黑以前找到它们了。

丢了三只鸭子，不是丢了，是它们自己离群跑了。扁金子持鸭哨在河滩地上搜寻他的鸭子，手里的鸭哨扫遍了芦苇，干枯的苇絮飞扬起来，混在漫天飞雪里，落满扁金的肩头，但他却看不见三只走失的鸭子。该死的天公，让你下雪你不下，不让你下雪你偏偏下了。扁金

诅咒着天公，忽然想起村里人说天公骂不得，谁骂天公谁就会让雷电劈掉半边脸，扁金有点后悔，就拧了把自己的嘴。扁金这么生气，不骂几声心里堵得发慌，后来他就开始骂他的三只走失的鸭子，贱货，不要脸的畜生，就你们长了两只脚，就你们会跑？扁金说，我不信抓不到你们，抓到你们谁也饶不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全扔开水锅里，烫你们的毛，吃你们的肉，谁也饶不了！

扁金沿着河滩地走出去大约半里地，没有看见一只鸭子的踪影，却看见漫天的雪越下越大，椒河在前面拐了个弯，河汊被折成一个弓形，扁金发现河汊边多长了半亩沙地，有一条捕鱼船泊靠在那里，扁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每年冬天椒水会瘦下去，瘦到河底就露出这片荒沙地了，但那只捕鱼船却来得奇怪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捕鱼的，椒河流到雀庄水里就只剩下些小鱼小虾了，只够喂扁金的鸭群。扁金不喜欢在雀庄的地盘上看见捕鱼船。扁金觉得这条又破又旧的捕鱼船来得真是奇怪。

喂，看见鸭子了吗？扁金一边喊一边朝捕鱼船走去，他用鸭哨捅了捅船篷，没听见任何回应。人上哪儿去了？让鱼虾吞到肚子里去了？扁金嘀咕着跳到船上去，船剧烈地摇晃起来，扁金就一把抱住了大橹，这是什么鬼船？晃得这么厉害。扁金好不容易站稳了，一转眼看见篷顶上站着两只鱼鹰，两只鱼鹰扑扇着翅膀，抖落了羽毛上的雪花，它们红色的明亮的眼睛充满威胁的意味，这让扁金有点惊慌，扁金说，你们盯着我干什么？想咬我呀？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么黑这么难看。两只鱼鹰像人一样转了个身，扁金就拿着鸭哨在一只鱼鹰的脚上撩了一下，这是一次试探，那只鱼鹰却猛地张开双翅跳进了河水，紧接着另一只鱼鹰也跳下去了。扁金松了口气，他说，什么鬼东西，还想来咬我？

从船舱里突然传来了一种微弱的声音，好像是一个女人，扁金掀开草帘，舱内暗沉沉的，一股大蒜和鱼腥混合的气味扑鼻而来，扁金只能看见那个女人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。它们几乎埋在一堆破棉絮里。

别去惹我的鱼鹰，它们会咬人。女人说。

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清，扁金蹲在那里，但他的脑袋好奇地探进了舱内，扁金说，你快死了吗，你说话怎么像死人一样有气无力的？

别去惹鱼鹰，会咬人，女人说。

我没惹它们，是它们想惹我。扁金说，我才不会惹那两个鬼东西，我是来找鸭子的，喂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看不见了，我的眼睛坏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女人的声音听上去仍然很微弱。

你是个瞎子？呸，瞎子怎么还在河上捕鱼？扁金说，你是瞎子怎么把船摇到这里来的？这里要打仗啦，人都跑光了，你来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人都长着眼睛子弹可不长眼睛，告诉你吧，我前几天去马桥镇卖鸭蛋，看着肉铺掌柜的女儿给流弹打死了，那女孩还在吃棒棒糖呢，一蹦一跳的，砰的一声就扑在地上了，那女孩嘴里还咬着棒棒糖呢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女人不说话的时候喉咙里仍然发出一种声音，很浑浊的，像是在喘气也似是呜咽。

他们都跑光了，吓得都尿了裤子。扁金说，告诉你吧，子弹不长眼睛，可我扁金后脑勺上也长眼睛，我才不会让子弹打到我头上。

船舱里的女人不再说话，她似乎是没有力气说话了。她没有力气说话，但扁金觉得她的喉咙像一架纺车纺出一种单调而固执的声音，碗儿……小……碗……碗儿。

你要一只碗？扁金说，你不要碗？我猜你也不要碗，没有吃的要碗干什么？不过人要是没有吃的迟早会饿死，我扁金却饿不死，没有米吃我就吃鸭蛋，扁金说到鸭蛋人便突然跳了起来，鸭子！我得去找鸭子了，我哪有闲工夫跟你说话呀？扁金说着急急忙忙地下了船，下了船回头一望，恰巧看见两只黑鱼鹰从水中钻出来，它们的嘴里各自咬住了一条小鱼。扁金顿时有一种揩意，他觉得它们抢走了鸭子的食物。你们是什么鬼东西？扁金挥起鸭哨朝它们打去，嘴里高声叫道，放下###不准你们吃这里的鱼。

就在这时雪地里响起了一串细碎急促的脚步声，扁金看见一个扎绿头巾的女孩朝自己疯狂地奔来，女孩眼睛里的愤怒之光使扁金感到一丝紧张。你要干什么？扁金横过鸭哨杆挡住自己的身体，他说，我没干什么，你要干什么？

女孩像一头小母牛似的朝扁金撞过来，她挥起左手那条鱼打了扁金一下#又将右手的铁皮油桶砸向扁金。扁金慌忙之中用他的鸭哨挡住了几下#听见极其清脆的僻啪一声，他的鸭

哨被拦腰截断了。

你疯啦？你是个傻子吗？扁金大叫起来，他说，你把我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要你赔！

女孩拉住扁金的鸭哨不放，扁金以为她会骂人，但女孩只是用她的黑眼睛瞪着他。

你瞪着我干什么，想吃了我？扁金说。

女孩松开了手，但那只小手不依不饶，几乎是在眨眼之间，扁金脸上被她重重地掐了一把。

你掐我干什么？扁金说，你把我的鸭哨杆子弄断了，你要赔，赔不出来给我一条鱼也行。

女孩已经跳到了捕鱼船上，女孩一上船就呜呜地大哭起来，那种凄厉的突如其来的哭声同样让扁金觉得茫然。扁金凑近了船舱听那女孩的哭声，掐了我你还哭？你还占理啦？扁金嘀咕着，但女孩渐渐把扁金的心哭乱了，扁金摸不着头脑了，他说，哭什么呢？我不要你赔鸭哨了，我不要你的鱼了，你还哭什么呢？扁金又想会不会是舱里那个女人咽气了，他透过草帘子朝里面张望，看见那母女俩抱在一起，女人并没有死，她的脸色虽然比雪还要白，但她的嘴唇还在动呢。扁金摇着头说。人还活着嘛，又没死人，你哭什么呢？哭得我心里难受。

人与船都在雪中，大雪未有停歇的迹象，椒河上空的天色其实已经被大雪染得灰白不清了，扁金又想起了那三只走失的鸭子，于是对着捕鱼船喊，喂，那女孩，我说你别哭了，你看见我的鸭子了吗？

那女孩——扁金后来才知道那女孩就是小碗，原来碗儿是那女孩的名字。 3

大雪封门，大雪封住了一座空荡档的村庄。从河滩通往姜氏祠堂的土路已经被积雪所覆盖，村里人抛下的几只鸡几只兔子都在圈栏里与柴草为伴，雪地上唯一的人迹是养鸭人扁金的脚印。

扁金的脚印杂乱地铺在许多人家的门前窗后，更多是嵌在人家的鸡窝或猪厩门口，两天来扁金一直在找那三只走失的鸭子，他想鸭子又不是麻雀，鸭子不会飞走的，它们能跑到哪里去呢？扁金的脚印有时一直踩到别人家的房顶上，偌大的村庄看不见一个人影，也就没有人来阻止扁金越轨的行为，假如现在姜福看见了扁金，他的鼻子一定会被气歪的，现在扁金就站在姜福家新盖的大瓦房顶上。

扁金手搭前额朝四周了望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，村里村外一片死寂。扁金知道一村人都跑光了，就剩下他一个。扁金想剩下他一个人才好，要不他怎么敢爬上姜福家的房顶呢？扁金听见姜福的新瓦在他脚底下咯吱咯吱地响，那是姜福家的新瓦，扁金一点也不心疼。他想起姜福平日挂着一只怀表在村里走来走去的样子，心里就很生气，姜福从来不理睬他，姜福的女人也总是斜着眼睛看他。姜福家有钱有地还有新瓦房，可他们就不如村长姜祥，村长还常常从自家地里挖几只红薯给他呢，姜福是未出五服的血亲，可他连一根针也舍不得送他。扁金突然压抑不住一股怒火，他走近烟囱，朝里面塞进去一片瓦，那片瓦卡在烟囱里了，扁金想像着姜福家浓烟倒灌的景象，想像着姜福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，嘴里便咯咯的笑出了声。

椒河上游的那座岗楼是扁金无意中发现的，扁金并不知道那是战争的特殊建筑，他以为是砖窑，他想花村什么时候有了砖窑呢，他竟然一点也不知道。雪晴后的阳光非常刺眼，扁金脑袋转了一圈，后来他就看见了河滩边的那只捕鱼船，白雪盖住了船篷，船远远地望去更显单薄破败了，但扁金看见了女孩小小的身影，她的绿头巾像一片树叶在他视线里飘来飘去的，他不知道女孩在干什么，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了船头上的那堆红火，也许捕鱼船的母女俩在升火煮饭了，别人家的饭锅总是让扁金饥肠辘辘，他从不喜欢看别人煮饭，但现在不同了，捕鱼船上的那堆红火使扁金感到某种莫名的安慰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看见那堆红火心里就不再那么冷清了。

空寂的村庄没有人迹，没有人才好呢，扁金告诉自己这是他从小到大最自由的时光。扁金的嘴里发出一串快乐的呼啸声，他支开双脚像鸭子一样走了一程，又伸出双臂像水鸟一样飞了一程，扁金发现他的脚已经踩在王寡妇的菜园里。他想起去年他的鸭子跑进王寡妇的菜园，王寡妇横眉竖目骂得多么难听，她还放狗咬他的鸭子，那条恶狗竟然咬了一嘴鸭毛！那女人不是东西，她心疼自己的菜园，那我就心疼自己的鸭子吗？扁金抓过一根树棍敲击着菜园里的萝卜秧子，但砍了几下就把树棍扔掉了，他想起王寡妇是个寡妇，村里人都说她可

怜，再说他扁金堂堂男子汉不该跟妇道人家一般见识的。

扁金翻过菜园的篱笆跳进了娄守义家的院子，娄守义家的院子堆满了柴草和坛坛罐罐，扁金几乎一眼就看见柴堆上一摊干给的鸭屎，扁金的目光发直，脸却慢慢地白了。他知道娄守义家不养鸭子只养鸡，而鸭屎与鸡屎就是变成灰他也能区分出来。扁金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这个杂乱的院子里塞满了破烂，扁金就把所有的破烂挪了窝，没有看见鸭子，但他看见一只破篮从柴堆中滚落下来，一大堆棕黑相间的鸭毛从篮子里滚到扁金的脚边，一大堆松软而温暖的鸭毛洒着许多猩红的血珠。扁金的脑袋嗡的响了一下，扁金的肺砰的爆炸了。娄守义家吃了我的鸭子！吃了我的鸭子，我的鸭子，三只鸭子！扁金捧起那堆鸭毛，他看见那堆鸭毛抖个不停，他知道鸭毛是不会发抖的，是他的手在发抖。扁金捧着那堆鸭毛不知拿它们怎么办，娄守义偷吃了我的鸭子！过了好一会扁金突然狂叫了一声，他听见自己凄厉的声脊在村庄上空回荡，没有人会听见他的叫声。

扁金坐在娄守义家的院子里，他知道自己的屁股埋在一堆积雪中，但他站不起来，他想弄明白娄守义家什么时候偷走了他的三只鸭子。昨天还在村外看见娄守义的女人呢，昨天那女人还笑咪咪地跟他说话呢，她还说，鸭子丢不了的，你别找啦，它们明天自己就回棚了，这个不要脸的馋嘴女人！扁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这个不要脸的馋嘴的一家人！他们舍不得宰自己的鸡杀自己的羊，却把我扁金的鸭子偷吃啦！

报复的念头来得突然而猛烈，扁金把手里的鸭毛一点档地撒在地上，身子像一个爆竹从地上蹿了起来。还我的鸭子！扁金大叫着抓起一只鸡食盆，用力摔在地上，还我的鸭子！扁金又抱起一只水坛砸成了碎片，这么砸掉了所有的坛坛罐罐，扁金的怒火未见一丝的消退，他突然意识到砸坏的东西本来就是破烂，它们不能补偿三只活蹦乱跳的鸭子，要是娄守义家的猪羊还在就好了，但他们大概带走了所有的牲畜。扁金抬起头绝望地瞪着天空，天空其实没什么可看的，昨天下雪时阴沉着脸，今天雪停了天也就蓝了，蓝得刺人眼睛，就像娄守义女人身上穿的蓝棉袄，刺人眼睛。扁金的视线绝望地下沉，掠过娄守义家的屋顶，屋顶下的一条绳子在风中晃来荡去的，有一只干辣椒还孤单地挂在绳上。扁金跳起来摘下那唯一的干辣椒，放在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，然后他看见了娄守义家门上的春联，春联的红纸黑字都完好无损，扁金不认识字，但他猜出那是什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意思，让你丰登让你兴旺，扁金这么叫喊着就去撞娄守义家的门。

娄守义家的门和门的铁锁都很结实，怎么撞还是结结实实的；如此结实的门和锁让扁金添了一丝新的愤怒，让你的门结实去，让你的锁结实去！扁金灵机一动，他绕到房后跳上了猪厩的顶棚，然后便异常轻松地爬上了娄守义家的房顶。

你知道娄守义家也是瓦房，雀庄的人们所谈论的六间大瓦房之一，娄守义家房顶的两个檐头还雕着龙凤图案呢，你知道娄福就为了和娄守义赌一口气，才盖起了雀庄最高最大的新瓦房，但是现在扁金跳上去了，扁金怒发冲冠，现在就是让娄守义一家九口人跪在地上哭，就是赔给扁金三百只鸭子也没用了，扁金才不管盖一座瓦房是多么不易，他要毁掉娄守义家的大瓦房了。

扁金用房顶上的磨盘做了帮手，他推着磨盘在房顶上滚了几遍，那些青瓦就发出一串清脆的碎裂声，扁金怒发冲冠，就是那些青瓦都像女人一样哭闹起来也没用了。扁金干脆就坐在房顶上乒乒乓乓地敲打起来，直到把娄守义家的房顶敲出一个大窟窿，一个很大的大窟窿。

是一颗呼啸而过的子弹惊醒了扁金，子弹不知从何处飞来，但它似乎是冲着他射来的。扁金吓了一跳，扔下磨盘就跑，扁金扒住屋檐朝四周环视了一圈，他看见北面的官道上有一列军队通过，大约有三百多号人，带着枪炮辎重过来了，扁金看见几个士兵半跪在河沟边，他们手里的枪管明白无误地指向他，指向娄守义家的这间房子。

扁金吓坏了，他从娄守义家的房顶摔到猪厩棚上，又从猪厩棚上滚到地上，子弹，子弹，扁金尖叫了两声就跑到了村巷里。兵来了，打仗啦！扁金沿途拍打着各家各户的门窗，手都拍疼了才想起村里人都跑光了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。这时候扁金真正感到了恐惧，而且他的裤带不知怎么断了，扁金提着裤子在村里狂奔，他想去鸭棚圈好他的那群鸭子，他朝河滩地跑了一段路又折回来了，他想现在我不能去管鸭子了，现在我还去找鸭子我不成了傻子吗？他想他得躲起来，找一个好地方躲起来，不能让子弹飞到他身上来。

扁金拾起王寡妇家窗台上的一口破铁锅，他把破铁锅顶在头上，一直跑进了村长娄祥

家，扁金选择村长家作为藏身之处最自然不过了，扁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村长家更安全了。

起初扁金钻在灶边的草堆里，扁金不知道那支军队会不会进村，也不知道刚才他们为什么瞄准他放了那一枪。上人家的房顶揭人家的瓦当然不好，可这碍着他们了吗？再说他们怎么会知道娄守义家偷吃了他三只鸭子？扁金侧耳倾听着村里的动静，村巷里一片死寂，他们好像还没有进村，从河滩那边却隐隐地传来了鸭群的叫声，扁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，鸭子，我的可怜的鸭子，他们一定有人闯进鸭棚了，他们会抓走我的鸭子吗？鸭群的叫声像刀子一样割着扁金的心，扁金的心很疼，眼泪就一滴一滴地流了出来。你们打你们的仗，我才不管，可你们怎么能打我的鸭子，你们要是打我那些鸭子我就饶不了你们，扁金一生气就从草堆里钻了出来，扁金刚从草堆里钻出来就听见了村巷里的那串杂沓的脚步声。

左邻右舍的门都被撞开了，村长家的木窗被什么东西哐的敲掉了半扇，窗口伸进来两根黑漆漆的枪管，枪管上还带着银亮的刺刀。扁金目瞪口呆，他想钻回草堆里，但身体突然不能动弹，他想这回他要死了。子弹就要朝他脑门上飞过来了，但奇怪的是那两根枪管突然缩回去了，然后他听见了士兵们的一番莫名其妙的谈话。

别搜了，赶紧撤出雀庄。一个士兵的声音说。

那人不是十三旅的探子？另一个士兵说。

我说过那人不会是探子，大概是个傻子，雀庄这一带有很多傻子。第三个声音说。

外面士兵们的这番谈话后来一直让扁金纳闷，扁金猜不出十三旅的探子是什么意思，但不管怎么他要感激那第一个士兵。士兵们的子弹不长眼睛。扁金唯一痛恨的是那第三个声音，傻子，傻子，谁是傻子？难道我是傻子吗？扁金蹑足走到门后偷听，他听见士兵们朝村口去了，傻子？你才是傻子呢。扁金就冲着门外低声骂了一句。扁金惊魂未定，十三旅的探子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也捉摸不透，但扁金隐隐地觉得自己闯下了大祸，他相信那群士兵是在搜寻自己。他们要是搜到我会怎么样？扁金的眼前倏地浮现出县城城门口悬挂的一颗人头，他们会割下我的头示众吗？扁金这样想着脖子上觉得又痒又冷，伸手一摸，是几根干草粘在脖子上。扁金抱住自己的脑袋摇晃了几下，脑袋还长在脖子上，但是一种劫后余生的虚弱使他两腿发软，跌坐在墙边的棺材上。

那是村长娄祥为他母亲准备的寿材，是整个雀庄最好最大的一口棺材。就像娄福家的大瓦房名冠雀庄一样，村长家的这口棺材让所有的老人歆羡不已。假如你看见那被无数老人的手摸得油光锃亮的棺盖，你就会知道了，那是一口多么好的棺材，现在扁金的手就在棺盖上一遍遍地滑过，扁金突然发现了一个最安全最舒适的藏身之处，在开启棺盖以前他想起了村长娄祥的两只大手，他的两只手真是大如铁耙，它们要是拧住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就会疼上三天。村长娄祥是扁金最敬畏的人，但扁金现在顾不上许多了，他决定把自己藏在棺材里。

4

棺村里很暖和，扁金从来没有想到棺材里会这么暖和，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棺村里竟然贮存了半棺稻米和红薯，当扁金合上棺盖时一股粮食与木材的清香包围了他，饥肠辘辘的扁金几乎产生了醉酒的感觉，为了防止自己闷死在棺村里，扁金很机智地用一块柴禾架在棺盖下，这样扁金仍然能看见一条狭窄而笔直的光带，那其实是冬日午后的阳光，它从村长家的木窗里透过来，虽然很淡很薄，但扁金在棺材里因此格外地安心了。

扁金一口气吃了六块红薯，吃红薯的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鸭子，心里充满了愧疚，我在这里吃得肚子发胀，那些鸭子却不知怎么样了。他想鸭子们现在要是活着，肯定是在等他去喂食，可他却不敢回去，鸭子怎么会知道他的危险呢？士兵，子弹，打仗，鸭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它们有事没事只会嘎嘎的叫。扁金想着他的鸭子，眼皮却沉沉地耷拉下来，他用双手抓住自己的眼皮不让它们耷拉下来，他提醒自己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，但或许是肚子吃得饱了，或许粮食和木材的清香催人入眠，扁金还是睡着了。

扁金在雀庄战役的前夕睡了一个好觉，他睡着的时候有一只老鼠从棺盖下的空缝里钻进来，异常大胆地舔掉了他嘴角上的几星红薯渣子，扁金一点也不知道。

扁金后来是被窗上的声音惊醒的，他听见有人在村长家外面推那扇北窗，起初扁金以为是那群士兵又回来抓他了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像大槌击鼓。他脑子里闪过他的鸭群，假如

三盏灯1.txt166

他难逃一死还不如回到河滩去，回去与他的鸭子死在一起，窗子吱吱的响着，那个推窗子的人似乎显得很胆怯，那个人不像是荷枪实弹的士兵，扁金想假如是士兵不会像小偷一样慢慢地推窗子的，小偷，肯定是个偷贼，扁金轻轻地掀开棺盖，然后他就看见了一张贴在窗格上的脸，准确他说是被绿头巾蒙去一半的脸，是一双惊惶而明亮的眼睛。

是捕鱼船上的那个女孩。扁金不知道她推村长家的窗子干什么，他张大了嘴看见那扇木窗的边樘终于裂开，女孩的绿头巾先钻进来，钻进来又缩回去了，一件什么东西扔进窗内，扁金认出来是一条大鱼，就是那条大黑鱼，接着是眶唧一声，那只铁皮油桶被女孩扔进来了，铁皮油桶恰巧落在棺材的旁边。

扁金不知道女孩为什么爬村长家的窗子，扁金想村长家没有人，村里没有人，他理应把那些偷贼撵出雀庄。于是他突然从棺材里站了起来，他知道从棺材里站起来很吓人，但他不管这些，女孩刚从窗口爬进来，女孩被扁金吓得跳了起来。

女孩倚在墙上，一只手抖索着去抓一根树棍，你是鬼吗？女孩乌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扁金。她尖叫道，你别过来，你过来我就打你。

扁金嘻地笑了，他张开嘴斜着眼睛扮了个鬼脸，他说，我就是个鬼，你是个贼，你原来是个小女贼呀？

你不是鬼，你是那个傻子。女孩突然看清了扁金的面目。她松了一口气，扔掉了手里的树棍，女孩说，你不是在河滩上放鸭子的吗？你怎么跑到棺材里去了？吓死我啦！

扁金觉得女孩把他的问题抢去了，他有点生气，就瞪着眼睛说，那你呢，你不在船上呆着跑材长家干什么？你想偷东西吧。

你才想偷东西呢，我想跟谁家换点灯油。女孩俯下身子拾起地上的那条鱼，她说，我才不偷呢，我要是在谁家找到灯油，就把这条鱼留在谁家，你知道这家的灯油放在哪儿吗？

我不知道灯油，外面在打仗，你还在找什么灯油？扁金说，找灯油干什么？

不告诉你，你要是帮我找到灯油就告诉你。

我才不帮你找灯油呢，你把我当贼啦？

我不是贼，我是船上的小碗！女孩从灶上拿起一只缺了口的碗说，看见了吗，我就叫这个名字。

你叫一只碗？扁金嘻嘻地笑起来。

不叫一只碗，我叫小碗，我娘这么叫我的。

你骗我，人怎么能叫个大碗小碗呢？你把我当傻子，你把我当傻子我可不饶你，扁金逼近了女孩，朝她晃了晃拳头说，别骗我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

骗你我就是小狗。女孩一猫腰从扁金的时下逃出来，女孩急得快哭出来了，急死我了，女孩叫起来，我没心思跟你说话，我要找到灯油，找不到灯油我娘要死的。

我知道灯油放在哪儿。扁金仍然追在女孩身后，说，我帮你找到灯油，不过你得告诉我找灯油干什么，你娘喝了灯油就不会死了？

不是喝，是点桅灯，点三盏桅灯。女孩冲着扁金大叫起来，告诉你了你也不懂，你活像个傻子，你不帮我找灯油，光知道问这问那的，你不是傻子是什么？

扁金愤怒地瞪着女孩，女孩的黑眼睛也毫不示弱地瞪着扁金，但女孩突然扭过脸呜呜的哭了，急死我了，女孩一边抽泣一边说，你帮我找找吧，你帮我找到灯油我给你熬鱼汤喝，我再也不骂你傻子了。

我不爱喝鱼汤，鸭子才爱那腥味呢。扁金气咻咻地说，不准你骂我是傻子，骂别人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。

但扁金见不得别人的眼泪，别人一流泪他的鼻子就会发酸，胸口就堵得发慌。所以扁金后来就在村长家里找灯油。他记得村长家夜里的灯点得很亮，村长家肯定存着灯油。扁金后来壮着胆子钻到村长夫妇睡的大床底下，果然找到了一桶灯油。扁金记得女孩伸出食指在桶盖上蘸了蘸放进嘴里，是火油，这油点灯可亮啦！女孩高兴地叫起来，她把村长姜祥家的灯油灌到自己的铁皮油桶里，灌了一半她有点犹豫起来，她说，你说一条大黑鱼换多少油才公平，我不该再灌了吧？

扁金摇了摇头说，村长是个好人，反正他也不在家，你爱灌多少就灌多少吧。

女孩后来提着油桶匆匆离开了村长姜祥的家，女孩跑出去没多远。扁金也跟了出去，扁金顶着一口破铁锅站在村巷里，朝四处警惕地张望了一番。女孩回过头，看见扁金头上的破

铁锅就噗嗤笑了。

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女孩站住了。她说，我要回去挂灯，要挂三盏灯呢！

谁跟着你啦？我去看我的鸭子，扁金说，你刚才听见鸭子叫了吗？那帮鸭子肯定饿坏了，你们船上有小鱼烂虾吗，有螺蛳什么的也行。

有一篓泥鳅，可我得喂我家的鱼鹰呀，女孩歪着脑袋想了想，又说，你帮了我我也得帮你，我分一半泥鳅给你吧，你跟我来拿。

现在可不敢乱跑，扁金仍然朝四周张望着，他说，你不知道在打仗吗？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，除非你跟我一样后脑勺也长着眼睛，才能躲过子弹，扁金突然又想起那几个士兵的谈话，你知道十三旅的探子吗？扁金问女孩道，探子是什么意思，我就是十三旅的探子吗？

女孩没有听见扁金说什么，女孩提着铁皮油桶飞奔如兔，不一会就消失在暮色里。扁金眺望着那个小小的背影远去，女孩的绿头巾最后消融在椒河的水光里。扁金闻到了女孩沿路挥洒的一股特殊的气味，是灯油、鱼腥和一种说不出的清香混合的气味，它在雪后清冽的空气中久久不散。扁金突然觉得和女孩呆在一起比一个人好，一个人走在空空荡荡的雀庄，这种滋味让扁金感到莫名的心慌。

那是著名的雀庄战役打响前的一个黄昏，五里地以外的花村岗楼上有哨兵监视着战区范围内的动静。哨兵用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，那个人顶着一口铁锅在河滩地上东张西望，后来消失在一大群鸭子中间，当然哨兵也看见了更远的地方泊了一条打鱼船。

显而易见，那个人那条船都是令人生疑的。

5

扁金抱着一只鸭子坐在鸭棚里生气。你看看这只可怜的鸭子吧，它的脖颈被人扭成一个麻花，垂在翅膀下面，看上去就像一个无头的怪物，扁金一眼就在鸭群里看见了它，它跌跌撞撞地朝扁金扑来，扁金能听出那只鸭子不是在叫，它是在号哭，受到惊吓的鸭子就是这样向主人号哭的。扁金急忙解开了鸭子的脖颈，但它却无法挺直了，它像一截枯断的树枝往下垂，鸭喙软软地贴着扁金的手掌。扁金的心都碎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脖颈也被几只手扭过来扭过去，扭成了一个麻花，他觉得自己的脖颈也无法挺直了。

扁金垂着脑袋坐在鸭棚里生气，他恨死了那群士兵，他们仗着有枪有刀就随便欺负人，欺负了人还欺负鸭子。我没有惹他们，我的鸭子也没有惹他们，他们这么欺负人不就像一群野狗吗？野狗才会这样乱咬乱吠呢，野狗才追着鸭子不放呢。扁金想他是设法找到那个该死的士兵了，去问鸭子吧，鸭子又不会说话，鸭子说了话他也没办法，他们有枪，枪里有子弹，子弹朝你脑门上飞过来你就死了，你就什么办法也没了。

扁金什么办法也没有，正因为什么办法也没有，扁金才这么生气。鸭子们不知道主人正在生气，它们大概饿了，它们围住主人嘎嘎的叫成一片，扁金真是烦透了，扁金突然冲着鸭子怒吼起来，你们再敢叫——你们再敢叫——怎么，还在叫呀？要打仗了你们知道吗？

鸭子不听扁金的话，扁金一赌气冲出了鸭群，他要让它们后悔。扁金跑出去一段路，听见鸭子还在嘎嘎乱叫，扁金气得跺了脚，他说，你们也是野狗吗，野狗才这样乱叫呢，你们什么也不懂，我凭什么要陪着你们担惊受怕，你们叫吧，你们饿死我也不管了，我再也不管你们啦。

扁金想吓住他的鸭子。但他的怒吼声首先把自己吓住了，这么大的声音会不会引来那群士兵呢？扁金又害怕又愤怒，他就用手指捏住自己的双唇往椒河的河汊跑，鸭子不知道主人为什么往椒河的河汊跑，只有扁金自己知道，他记得打鱼船上的女孩的许诺，他要为不听他的话的鸭子弄回半篓泥鳅来。

椒河两岸沉浸在冬日暮色里，风把芦苇上的积雪吹下来，风把枯萎的芦花也吹下来了，所以你分不清满天飘飞的是积雪还是芦花，而河流尽头的落日若有若无，你看着它一点档地沉下去了，可你知道落日到底沉到哪儿去了呢？你知道养鸭人扁金现在不该沿着椒河奔跑，可谁会知道他为什么沿着椒河奔跑呢？

扁金看见了河汊里的打鱼船，看见了打鱼船，也就看见了船上的三盏灯，三盏灯挂在船桅上，一盏比一盏高，一盏比一些亮。扁金惊喜地叫了一声，三盏灯！扁金记得女孩说过要在船上挂起三盏灯，但三盏灯真的挂在船上时他却把它们当成了奇迹。

女孩的脸从船舱里探出来，三盏灯的灯光一齐映在她的脸上，照亮了她的笑容，也照亮了她脸上的所有油污。女孩对扁金说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我把半篓泥鳅给你留下了，你看见

那篓子了吗？我替你挂在水里

扁金提起了水里的鱼篓，扁金的眼睛却盯着那三盏灯看，他说，三盏灯就是比一盏灯亮，没有太阳那么亮，可比月亮亮多了。扁金转过脸仰望西天上的月亮，西天上涌动着晴红的云彩，月亮还没有钻出云彩。月亮还没出来呢，扁金说，还能看见呢，这么早点灯不费灯油吗？

娘让我点的，女孩说，你别来管我家的事，我家的事你们谁也不懂。

点就点了，为什么要点三盏灯呢，你娘不吝惜灯油吗？

娘让我点三盏灯，三盏灯是有意思的，可我不告诉你，告诉你你也不懂。女孩抿嘴一笑，竖起一根手指咬在嘴里说，让你猜，让你猜也猜不出来。

鱼，点三盏灯肯定是引鱼的。扁金想了想说，我懂你们打鱼的门道，蛾子喜欢扑灯，鱼也一样，哪儿有灯就往哪儿游。

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。再猜，看你是不是傻子。女孩嗤的一笑，我娘也说你像个傻子。

你才是傻子！扁金的脸幡然变色，傻子才不吝借灯油，傻子才一口气点三盏灯。扁金突然跳到船上，回过头对女孩说，你再骂我一声傻子，我就把三盏灯摘下来，我就把灯油倒回村长家的油桶里去。

女孩慌了，女孩几乎是扑上来抱住扁金的胳膊，你别生气，我再也不逗你玩了，女孩尖叫着，你别摘灯，摘下灯娘会死的！

扁金放下了手，扁金以一种得胜的姿态坐到船头上，他说，你又在逗我，三盏灯难道可以当灵丹妙药吃吗？阎王爷在他的小本本上勾掉你娘的名字，你娘就死了，死了就进棺材了，进了棺材就出不来了，三盏灯有什么用？就是九盏灯也没用！

你们谁也不懂我们家的事，女孩踮起脚尖重新挂好了顶端那些灯，女孩说，没有三盏灯，爹就找不到我们的船了，爹这次要是再找不到我们的船，娘就会死，这是命，你不懂的。

你爹在哪儿？在河里？难道你爹是一条鱼吗？

不是鱼，你这个傻子！女孩一生气就忘了刚才的誓约，她的乌黑的眼睛怒视着扁金，爹在十三旅当兵，他有许多枪，你要再撒泼我就让爹一枪打死你！

十三旅什么？扁金这次没有发作，他听见女孩嘴里蹦出了十三旅这个字眼，十三旅？你说什么十三旅？是十三旅的探子吧？扁金说，你别吓唬我，我可知道十三旅的探子是怎么回事，你爹不是什么兵，跟我一样，他肯定也是专门爬人家的房顶的，他哪来什么枪，整天爬在房顶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挨了子弹。

你才爬人家的房顶，你才会挨子弹呢！女孩的脸已经涨得通红，女孩拿了根竹竿朝扁金晃了晃，扁金以为她要打人，就闪了闪身子，但女孩却拿着竹竿在水面拍打起来，扁金不知道她在干什么，直到两只黑鱼鹰倏地钻出水面，直到女孩把食指含在嘴里吹出一声响亮的咯哨，扁金才意识到来自打鱼船的危险，他知道打鱼船上的女孩这次是真的气急了。

咬他，咬这个傻子一口，咬他两口，咬他三口。女孩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稚气和羞怯，她的黑眼睛里有一滴晶莹的泪珠。正是这滴泪珠使扁金怦然心动，扁金逃下打鱼船后忍不住回头去看那滴泪珠，你怎么啦，我没欺负你，是你骂我傻子，你还让那两只鬼鱼鹰咬我，扁金一边逃一边叫，我没哭你怎么哭了呢？

扁金不知道女孩为什么这么愤怒，怪不得她会叫个小碗呢，她的脸也像七月的天气一样怪，说变就变。扁金想他并没有说错什么话，十三旅的探子就是爬在房顶上的，十三旅的探子就是会挨子弹的，否则那群士兵怎么会在雀庄挨门逐户地搜他呢？扁金跑了一段路，忽然想起他忘了拿半篓泥鳅，他不能空手回去，现在不敢下河捞螺蛳，鸭子再饿上一天也许就下不了蛋啦，为了鸭子，扁金就硬着头皮返回去了，他想他不怕那两只鱼鹰，鱼才怕它们呢，它们会咬人，人就不会咬鱼鹰吗？

你得把半篓泥鳅还给我，答应我的事不能反悔，扁金站在船下喊，你要是让鱼鹰咬我，那我也咬他们，看谁咬死谁！

船篷上的草帘子动了动，女孩的绿头巾闪了一下又缩回去了，女孩不理睬扁金，扁金就自己搜寻着鱼篓，扁金知道他找不到什么，他的目光忍不住地往上升，看船桅上的三盏灯，天快黑透了，扁金发现那三盏灯越来越亮了。

把半篓泥鳅还给我，你给了我就是我的泥鳅了，你不能把它藏起来。扁金抓住船舷，一

下一下地摇晃着船，泥鳅换灯油，你不能反悔！

舱里传来了那个垂死的女人的声音，小碗####女孩仍然躲在舱里沉默着，扁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你没听见你娘在叫你吗？叫你把泥鳅还给我，扁金敲着船舷，一边仰望着船桅上的三盏灯，他说，没有我你哪来的灯油？没有灯油你怎么点三盏灯？扁金已经想好了下面威胁性的措辞。但那只鱼篓突然从舱里飞出来，掉在扁金的脚下。扁金就拾起了鱼篓，我可没说摘三盏灯，他抬头又看了看三盏灯，嘴里嘀咕，让它们挂着吧，浪费灯油是你们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

扁金记得突如其来的枪声是从河对岸的树林里传来的，他能感觉到密集的子弹穿越河面，挟起风声和烟雾。扁金下意识地去找他的破铁锅，破铁锅距离他至多有六七步远，但猛烈的枪声使扁金裹足不前，扁金抱着半篓泥鳅痛苦地蹲了下来，别蹲，快躺下来，你这个傻子，快躺下来呀！他听见女孩在船上大声叫喊着，扁金躺了下来，起初扁金是紧闭着眼睛的，他依稀听见一种清脆的玻璃爆裂的声音，他猜有几颗子弹击中了船桅上的三盏灯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扁金觉得枪声骤然停歇下来，他歪过脑袋试探了一下，河对岸的树林真的没有动静了，于是扁金睁开了眼睛，扁金一眼就看见了船头上的三盏灯，三盏灯仍然在夜色中熠熠闪亮，但他发现最顶端的那盏灯现在不是挂在船桅上，那盏灯现在被女孩提在手里了。

女孩站在船头上，一只手提着一盏灯，另一只手里则拿着一块白布。女孩对扁金喊道，起来吧，现在没事啦，他们知道我们是老百姓，他们不会再打枪啦。

扁金坐在河滩上窥望着对岸的树林，扁金喘着粗气说，我知道了。子弹这回不是冲着我来，是冲着那三盏灯来的，打仗怕灯你懂吗？我让你别点那么多灯，你偏不听。

灯罩子让他们打破了。女孩提起那盏灯仔细看了看，叹了口气说，我要早点出来挥白布就好了，可刚才白布找不到，要是早点找到，灯罩子也不会让他们打破了。

你又骗人啦，一块白布有什么用？就是十块白布也挡不住一颗子弹。

我一挥白布他们就认出我来了，他们认出是我家的船就不再打枪了，女孩说，我才不骗你呢，十三旅在哪儿打仗我们的船就往哪儿去，他们认识我了，他们知道我是老百姓，我在等我爹上船嘛。

扁金张大了嘴，他很想反驳女孩，一时却说不出话来。他相信是女孩平息了刚才这阵枪林弹雨，问题是扁金不能想像这件神奇的事情，一块白布，就是那块白布吗？扁金走过去想好好看看那块白布，他对女孩说，让我看看你手里那块白布，那块白布是什么白布？

就是一块白布呀。女孩抖开了手里的白布，她捏住白布的一角，将白布上下左右挥舞着，我来教你怎么挥白布，女孩说，开始时候我也害怕，后来就不怕了，你一挥白布他们就知道你没有枪，你是老百姓，他们就不会朝你开枪了。来呀，我来教你，女孩抢过扁金的一只手，把白布塞在他手里，女孩说，挥吧，挥起来你就不怕了。

扁金的手被一只温热而粗糙的小手抓着，你别教我了，挥白布谁不会呀，扁金说，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一块白布就能躲过子弹了？

那是著名的雀庄战役打响前的一个夜晚。养鸭人扁金突然得知了白布在战争中的用途，他抱着半篓泥鳅离开打鱼船时，名叫小碗的女孩仍然手提一盏灯站在船上，他记得女孩灯光下的微笑，女孩说，我知道爹就在对岸的树林里，他看见三盏灯啦，他就要上船啦！

6

被雀庄人抛下的几只公鸡站在草垛上观察黎明的天色，公鸡终于此起彼伏地啼起来了。椒河两岸的许多树林、坟地和农舍有大片的人影活动起来，据我们所知雀庄战役的得名就是缘于雀庄的几只公鸡，雀庄的公鸡在椒河一带总是最早啼叫的，公鸡一叫雀庄战役就打响

了。扁金听见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响声震荡着河滩，所有的鸭子都乱跑乱叫起来，扁金手拿一块白布从鸭棚冲出来，他知道这次是真的打仗了。椒河的水不再向下游流了，黎明的天空破碎了，扁金觉得天空被他们打出了许多洞，流着黑红交杂的脓血，真的打仗你看不见飞来飞去的子弹，也听不见士兵们冲锋陷阵的声音，只是看见一片一片的硝烟，像大雾一样升起来，看见一群一群的麻雀惊惶地掠过河滩，它们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。这是真的在打仗了，扁金没想到打仗会打出这么大的黑雾，也没想到打仗的枪炮声会响过马桥镇除夕夜的爆竹声。

雀庄战役的战场沿着椒河呈丁字形铺开，河汊那里是双方火力最密集的地方，远远地可以看见干芦苇燃烧起来了，一条火龙借助风势蜿蜒地朝雀庄这里游走。扁金看见那条火龙走得飞快，放火苗吞噬的干芦苇噼噼啪啪的发出爆裂的声响。扁金无法估计交战军队与他的距离，但他看见一颗流火落在鸭棚顶上，顶上的茅草转眼之间也烧起来了，扁金不知道子弹会不会打到他身上，他只是急着要把受惊的鸭群集合起来，让它们离开无遮无掩的河滩，他要把鸭群赶到村子里去。

扁金赶着鸭群往村子里去，他头上的破铁锅突然的一震，他知道那是一颗流弹打在破铁锅上了。扁金现在对枪弹没有以前怕了，他拼命地摇晃着手里的白布，我是老百姓，我没有枪！他朝每一棵树每一个草垛这么喊着，但他只遇见几棵树几个草垛，村里似乎没有什么危险。扁金目睹了战火横飞的场面，却还没有看见一个士兵。扁金猜想那些士兵的身形大概是让火光和黑雾湮没了。

走到姜家祠堂那里，扁金终于看见了人，看见人扁金就吓呆了，祠堂仅有的半扇门被那群士兵卸掉了，门口停着两辆大轱辘的板车，两个士兵从板车上搬下了什么东西。扁金很快就看清了，那不是什么东西，是一个人，只是那个人不像一个人了，他的脸也不像一张脸了，那个人血肉模糊，他的裤子被烧毁了大半截，露出一条断腿，它像被砍了一大半的树杈挂在那儿晃晃悠悠的。

扁金吓呆了，原来他想把鸭子赶到祠堂里去的，现在祠堂也不能去啦。扁金进退两难，看见路边有个草垛就闪进去了，但是他闪躲的动作明显迟笨了点，而鸭子们不知闪躲，反而叫得更响，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没法把它们藏起来，于是扁金听见有人从祠堂里冲出来，有人高叫着，草垛后面有人！

扁金知道他藏不住，他想起女孩小碗在捕鱼船上挥动白布的情景，横下一条心走了出来，当然他没有忘记女孩教他的挥动白布的动作，他向祠堂门口的士兵们挥动着白布，我是老百姓，我没有枪，扁金说，我不是十三旅的探子呀。

士兵拉开了枪栓，他们几乎同时喊道，口令###！

##！口令在哪儿？扁金朝身后望了望，但头上的铁锅遮挡了他的视线，我没带口令#扁金说，就这些鸭子，我是养鸭子的老百姓呀。

把你头上的铁锅拿下来！士兵喊道。

扁金拿下了铁锅，他看见五六支黑漆漆的枪管对着他，有一个士兵冲上来把他的双手反剪了，在他身上从头到脚摸了一遍。你摸好了，扁金驯服地站在那里不动，他说，那你们就在祠堂呆着吧，我把鸭子赶到别处去。

那个士兵最后用枪在扁金肋下拍了一下，你是傻子呀？这种时候到处乱跑，你想找死？他看见扁金站在原地发愣，又朝扁金屁股上踢了一脚，傻子，你还不从这里滚开？

扁金知道他应该离开这里，一时却不知该把鸭子往哪里赶，他在记忆中搜寻着雀庄最安全最可靠的地方，想到的仍然是村长姜祥的家。于是在雀庄战役如火如荼之际，扁金赶着鸭进了村长家的院子。

扁金没有让鸭子进屋，他知道村长的女人是特别爱干净的。扁金走进屋里就闻到了粮食和木材的清香，那口棺材的棺盖仍然打开着，几粒谷糠在棺盖上闪着小小的金黄色的光，扁金的一颗惊兔般的心现在安静了，不知为什么进了村长的家他就不觉得害怕，他走到屋子一角对准尿桶，不慌不忙地撒了一泡尿，然后就跳进了那口棺材。

你不能不信那口棺材在战争中奇妙的作用，棺材里真的很暖和，你知道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假如觉得暖和了，那他的瞌睡很快也来啦。扁金起初还竖着耳朵倾听村外的枪声，隔着厚厚的棺板，那枪声听来像锅里的爆豆，而且越来越远了，越来越淡了。那时候椒河南岸绵延数里的开阔地上血光冲天，雀庄战役进入了激烈的白刃肉搏阶段，而瞌睡的扁金在棺材里错过了这幕百年难遇的战争场景。他依稀看见村长家的木窗被推开了，一个扎绿头巾的女孩把铁皮油桶放在窗台上，你又来了，扁金嘀咕道，三盏灯，你还要点三盏灯呀？扁金听见自己在说话，但同时也听见了自己香甜的鼾声。

扁金其实看不见打鱼船上的女孩，其实钻进木窗的是一只鸭子，只是一只鸭子而已。

7

平原上的战争是一朵巨大的血色花，你不妨把腊月十五的雀庄一役想像成其中的花蕊，硝烟散尽马革裹尸以后战争双方吸吮了足够的血汁，那朵花就更加红了，见过它的人对于战

争从此有了一种热烈而腥甜的回忆。

午后的椒河一片死寂，河面上漂浮的几具死尸像鱼一样顺流而下，像鱼一样的死尸意味着枪炮声暂时结束，这种常识连养鸭人扁金也明白。扁金刚刚走出村子就扔掉了头上的破铁锅，后来又扔掉了手里的白布。扁金之所以确信打仗已经结束，还因为麻雀又栖在树枝上叽叽喳喳了，天空中的黑雾已经消散，冬日的阳光又照到了屋顶的积雪上，更重要的，是祠堂里的那群士兵不见了，祠堂门口的烂泥地上留下几道深深的车辙印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官道上。扁金走过祠堂忍不住把头探进去，墙上地上到处都是血污，他看见一个红白斑驳的东西浸在血污中，很像人的半条腿，扁金好奇地走近它，一下子就跳了起来，那真的是人的半条腿，扁金大叫起来，腿，一条腿。他的惊叫并非出于恐惧，而是一种错愕，扁金不知道祠堂在雀庄战役里曾经作了临时医院，他不知道一个人的腿为什么被锯断了扔在地上。

战争的垃圾与战争一样使扁金充满了疑惑。扁金先是沿着路上的几道车辙印走，沿途捡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，一个子弹夹和几枚弹壳，一只黄帆布胶底的鞋子，半盒老刀牌香烟，还有两只散了架的木条箱。扁金试着把那只鞋穿在脚上，大小尺寸很合适，但他觉得脚底黏黏的，脱下鞋一看，原来鞋子里面汪了一摊血，血还没凝干呢。扁金就把鞋放在木条箱里，他想等血干了穿就不粘脚了，长这么大他还没穿过胶底鞋呢。扁金拖着木条箱走了一段路就止步了，空旷的大路和野地使他感到某种危险，他想该去河滩看看，仗打完了，谁知道河滩那里现在是什么样子呢？

被烧过的芦苇秆子散发着焦糊的气味，除了芦苇，还有另一种奇怪的气味随风而来，扁金分辨不出那是腥味还是甜味，扁金朝着那股气味走，实际上也是朝着河汊那里走，渐渐地他的目光不再留意椒河上那些顺流而下的死尸，死尸开始零乱地出现在野地里，地上残存的积雪被他们染成了深红或者淡红色，扁金不怕死人，他在一具死尸边捡到了一支冲锋枪，钢质的枪管和上了亮漆的枪把显示了它奢华的气派，扁金举起枪比划着，不知怎么就扣动了扳机，一束子弹喷着火苗朝天空射去，扁金吓得扔下了枪，它望了望四周，四周仍然一片死寂，幸亏没有人听见，扁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他对自己说，就剩下我一个了，他们都死光啦！

扁金走到红薯地边才看见了雀庄战役最庞大的尸山，那是一次罕见的白刃战后留下的尸山，扁金惊呆了，他甚至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聚在一起的活人。那么多死人像一捆一捆的柴禾堆在红薯地里，红薯叶子和沙上都是暗红色的了。扁金透不过气，现在他明白那种又腥又甜的气味就是来自这片红薯地。那么多人，他们穿着黄色或灰色的棉衣棉裤，还有棉帽和棉鞋，他们有枪有刀，他们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刚冒出来就死了，有人用枪口对着扁金，有人手里还抓着刺刀，但扁金知道死人是不会开枪的，现在他不用害怕子弹会飞到脑门上来啦。

扁金站在那里思考了几分钟，后来他就开始捡尸堆里散落的棉帽，那种棉帽是有护耳的，冬天戴着它耳朵上就不会生冻疮了，扁金一口气捡了二十几顶棉帽，收拢在一只木条箱里。他的手上很快就沾满了血，黏黏的很难受，他跑到水边去洗手，沟里的水却也是血水，扁金只有草草涮了涮双手。他拖着一箱棉帽在尸山里穿梭，他想赶快回到村里去。但是死人脚上的那些胶底棉鞋，攫住了他的目光，那些鞋也是好鞋呀，就是娄福的新棉鞋也没它暖脚没它结实。扁金舍不得走，他开始为死人脱鞋，一口气就脱下了六双鞋。脱到第七双鞋时扁金被那死者吓了一跳，他竟然在扁金的肚子上端了一脚，扁金跳起来，他发现那个满脸血污的士兵还只是个少年，他的年纪也许还没自己大呢。扁金看见少年的眼睛愤怒地瞪着他，少年的脑袋却无力地歪到一边。扁金相信他已经死了，他大概是刚刚咽气的。你死了嘛，扁金对着少年嘟囔了一句，你要是没死我就不会扒你的鞋。

但是扁金不忍心再扒第七双鞋了，少年愤怒的眼睛使他心神不宁。扁金把木箱里的棉帽和鞋子码好了，拖着木箱在尸堆里穿梭，他想回村子去，他想这些帽子这些鞋子够他穿戴一辈子了，以后他再也不怕冬天的北风和冰雪了，扁金走出了红薯地，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打鱼船，那个名叫小碗的女孩，还有女孩垂死的母亲，她们的船原先就停在附近的河滩上，应该能看见那条船的，扁金极目四望，在一片枯焦的芦苇后面，他看见了三个小小的金黄色的光点。三盏灯，扁金认出那是船上的三盏灯，是冬日斜阳下的三盏灯，那三盏灯不如昨天夜里那么明亮，但三盏灯亮着船就在那里，三盏灯亮着女孩小碗就会在灯下守候着。

后来扁金就拖着木箱朝三盏灯跑去。

三盏灯1.txt166

扁金是在半途上遇见那个伤兵的。伤兵在泥泞的河滩地上爬行，拖着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血线，那是扁金在雀庄战役结束后看见的唯一一个活人，扁金起初有些惊慌，但他注意到那个人身上没有枪，他的两条腿肯定被打断了，否则他为什么要在地上爬呢？否则一个人怎么比蜗牛爬得还慢呢？

扁金屏住呼吸悄悄地跟在那个伤兵的后面，他的脚时不时地踩住了泥地上的血线，他猜不出那些血滴是从伤兵的胸前还是腿上淌出来的。扁金觉得那个伤兵发现了自己，伤兵的头往旁边侧转，他似乎想回头看一眼身后的人，但很明显他无力回过头来。现在扁金意识到那个人对自己丧失了任何威胁，他三步两步地就跑到了伤兵的身旁。

你要爬到哪儿去？扁金轻轻地朝伤兵肩上捅了一下，他说，你爬得比蜗牛还慢，要爬到哪儿去？

伤兵艰难地侧过了脸，他的喘息声显得急促而粗重。去那儿，伤兵说话的声音模糊不清，但扁金还是听清了。三盏灯，伤兵抬起一只手指着芦苇丛后面说，三盏灯。

你看见三盏灯了？扁金说，你要去那条打鱼船上？去干什么？你是个兵呀。

三盏灯。伤兵说。

我知道那儿有三盏灯，我又不是瞎子。扁金说，可你不该往那儿爬，那是小碗的家，又不是你的家。

我要回家。伤兵说。

你是小碗的爹吗？扁金蹲下身子捧住伤兵的脸，仔细地审视着，你不是小碗的爹，扁金说，你是个老头了，你这么丑，小碗那么水灵，你不像小碗的爹。

小碗……碗儿……小……碗儿。伤兵说。

伤兵其实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他在泥地里爬着，爬得越来越慢，现在扁金看清了那条血线的渊源，这是从伤兵的腹部、肩部和腿部分别滴滴下来的。扁金看见了伤兵的眼睛，深深塌陷的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他觉得这个人很奇怪，人快死了，但眼睛里的光却闪闪发亮。

你要真是小碗的爹，我就把你背到船上去，扁金说，可你怎么证明你是小碗的爹呢？

三、盏、灯。伤兵说。

伤兵吐出这三个字后便不再说话了。扁金猜他是没有力气说话了。扁金想这个人是不是小碗的爹很快会水落石出的。他们离三盏灯已经很近了，他们离那条打鱼船只有几步之遥了。

扁金高声地喊着小碗的名字，他没有听见女孩的回答。女孩不在船头上，似乎也不在舱里，扁金看见了那条被战火熏黑的打鱼船，油毡制成的船篷已经毁于一旦，只剩下几根木架歪斜地竖在那里，奇怪的是船头的桅杆，桅杆和桅杆上的三盏灯在一夜炮火中竟然完好如初，那三盏灯现在淡如萤光，但它们确实实地亮着，它们让扁金想起灯油和有关女孩小碗的所有事情。

小碗，去捡棉帽呀，红薯地里有好多棉帽。

打鱼船上寂然无声，女孩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

小碗，去红薯地里捡东西吧，去晚了就让别人捡走啦。

扁金的喊声突然沉了下去，他看见打鱼船的船舷上露出一只黑黑的小手，一块白布从那只小手的指缝间垂下来，白布的下端浸在了水中。扁金认出那是女孩的手，女孩没有离开她家的船，女孩躲在残破的舱里。

小碗，别害怕，仗打完了，你出来吧。

扁金疾步跳到了船上，他先是看见了船头上的那只铁皮油桶，油桶打翻了，灯油淌了一地，你怎么把油桶打翻了？没有灯油你还点什么灯啊？扁金扶起了油桶，然后他看见了船舱，船篷毁于炮火，打鱼船便再也没有遮蔽了。扁金看见了那母女俩，母亲紧紧地搂抱着女孩，但女孩一只手挣脱了母亲的怀抱，那只手顽强地伸出了船舷，挥动一块雪白的布，当然那只小手现在已经安静了，手里的白布也已经垂入了水中。扁金不再对女孩说话，一天来见了无数个死者，他已经能准确地区分活人和死者，他知道名叫小碗的女孩和她母亲已经死去。

两只黑鱼鹰却活着，一只站在船尾，一只蹲在船头，它们像两个哨兵守护着打鱼船。

她不是有白布吗？她不是挥白布了吗？扁金对鱼鹰说，挥了白布怎么还会死？

扁金知道他不该问鱼鹰，鱼鹰跟他的鸭子一样，主人对它再好也不会对你说话。扁金突然觉得眼角那里冰凉冰凉的，是一滴泪，他流泪了，流泪是心里难受的缘故。扁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。扁金想昨天她还是那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呢，他不希望子弹打到她身上，现在他情愿用一百只鸭子换回她的性命，扁金抓起女孩的手，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手里的白布拽出来。扁金迁怒于那块白布，他把它狠狠地揉成一团，扔进了河里，没有用的，白布有什么用？扁金突然哽咽起来，他说，你还小，你不懂事，子弹从来是不长眼睛的。

那个伤兵爬过来了，伤兵的身子在剧烈地颤抖，而他的右臂艰难地向前抓攀着什么，扁金看出来他是想抓住船舷上的那只小手，那是女孩小碗的手，扁金不想让他抓那只小手，他用自己的大手盖住了那只小手，你别抓她，她已经死了，扁金哽咽着说，她们都已经死了。

扁金忘不了那个伤兵的眼睛，他眼睛里的亮光倏地黯淡下去，他眼睛里原来也有一盏灯，但扁金觉得从自己嘴里吹出了大风，大风倏地吹熄了那些灯，也吹断了伤兵那条颤抖的右臂，他看见那手臂沉重地落下去，落在水里，溅起了几星水花，他看见伤兵脸上掠过一道绝望的白光，那张布满血污的脸也沉重地落下去，埋在椒河的河水里。

扁金狂叫起来，直到此时他仍然不能确信伤兵与打鱼船的关系，但扁金意识到自己的手盖住的不是小碗的手，是那个人游丝般最后的呼吸。扁金有了一种杀人后的恐惧的感觉，扁金跳下了船，他把士兵从水里搬起来，你不是说你是小碗的爹吗？你不是说要回家吗？扁金摇晃着那具沉重的滑腻的身体，他说，你怎么死了？你是傻子呀？死了怎么能回家？扁金失声恸哭起来，他把死去的士兵拖到了船上，你说你是小碗的爹，就算你是小碗的爹好了，扁金说，你想回家就回家好了，可你为什么死，好像是我害死了你们，我没有枪，我是老百姓，我是养鸭子的扁金呀。

扁金哭泣着把死去的士兵推进了舱里，他看见三个死者恰巧躺在了一起，三个死者的脸上有一种相仿的悲伤肃穆的表情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还有一个名叫小碗的女孩，他们看上去真的像一家人，扁金的心现在变得空空荡荡，他注意到船桅上的三盏灯相继熄灭了，暮色从椒河上缓缓地升起来，而那三盏灯却终于熄灭了。椒河两岸一片苍茫，假如你极目西眺，你能看见落日悬浮在河的尽头，天边还残留着一抹金色的云影，但扁金看见三盏灯熄灭了，扁金的心碎了，他的稚笨的灵魂和疲惫的身体已经沉在黑暗中。

扁金后来做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你想像不出他是怎么把一条打鱼船从岸边推向河心的，后来扁金打着寒颤走进冰冷的河水里，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把船推向了河心。离开这儿吧，这儿不是一个好地方。扁金对着船头的鱼鹰说。船头的鱼鹰沉默不语，扁金又对着船尾的鱼鹰说，带着他们离开这儿，到不打仗的好地方去吧。

打鱼船在暮色中顺流而下，两只鱼鹰不知道它们的船会漂向何处，去哪个好地方呢？其实扁金也不知道。

那是雀庄战役结束后的第一个黄昏，打归战场的士兵和车辆姗姗来迟，他们途经雀庄的时候看见一个形迹可疑的人，那个人拖着一只木条箱在河滩地上走，对所有的警告置若罔闻，士兵们看不清木条箱里装了什么东西，有人想过去盘问他，但好几个士兵都认出了扁金，他们说，别去管他，那人是雀庄的傻子。

8

战争的火球在雀庄留下了许多焦状物和黑色擦痕。连续几天出了太阳，满地的积雪化成了泥泞，满地的泥泞被阳光烤干了，土地便露出了土地的颜色，晒场是黄里泛红的，村巷是灰中透黄的，河滩是黑色的，但是村外那片广袤的红薯地里的黑土却变成了红色。

曾经被枪炮声吓昏了的家禽牲畜现在醒过神来，它们饿坏了，成群结队的跑到晒场上来寻觅食物。晒场上除了散落的子弹壳，没有任何柔软可食的东西，饥饿的猪羊鸡鸭们开始追逐扁金，向他发出各种乞食的叫声。它们似乎也没有错，偌大的村庄里中只有扁金一个人，它们不向他要吃的又向谁要呢？

可是扁金顾不上别人家的畜生，他自己的一大群鸭子还半饥半饱的，从河里捞来的螺蛳小鱼只够喂他自己的鸭子，所以扁金一路走着一路驱赶着那些讨厌的畜生，扁金很忙碌，他要趁着好天气洗洗木条箱里的一堆东西，十几顶棉帽，好多只棉鞋，那些棉鞋棉帽都沾着血迹，不洗干净怎么能戴在头上，怎么能穿到脚上呢？但是要把它们全部洗干净真不容易，扁金蹲在河边拼命地洗，腰都蹲酸了。

扁金把洗好的东西整齐地晾在河滩地上，那些棉鞋，那些棉帽，它们在阳光下仍然散发出一股暖暖的甜腥味，那是钻进了棉花深处的人血的气味，扁金逐个地把那些棉鞋棉帽嗅了一遍，他想这股怪味还真不容易洗掉。但那又有什么呢？你要知道它们比娄福的棉鞋好上一百倍，比娄守义的狗皮帽好上一百倍，扁金爬上草垛守护着他的东西，冬天的椒河水就在他视线里流淌。扁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肮脏的漂满垃圾的河水，几天来大堆死去的牲畜、烧焦的木头和腐烂的衣物浩浩荡荡穿过椒河，战死的士兵们早就被一车车地拖走，但河面上仍然有死尸顺流而下。扁金看见了他不想看见的东西，他想看见的东西一时却想不出来。后来他看见一块白布条在水边漂浮着，扁金就想起来了，他想看见的就是这块白布条，不，是手摇白布的女孩小碗，以及女孩家的那条船和船上的三盏灯。

三盏灯已经熄灭，那条打鱼船不知漂到哪里去了，椒河水很长，流经三城七县二百多里地，谁知道那条船漂到哪儿去了呢？有关女孩小碗的记忆总是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，想起女孩小碗扁金就感到难过，有一些看不见的子弹在他体内疯狂地爆响了，扁金的手便狂躁地在身上摸索着，他想把那些可恨的子弹拔出来，但扁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，他的全身甚至骨头都被那些子弹炸疼了，扁金痛苦地蜷缩起身子，他无法理解他体内的那些砰然作响的子弹，他安然地躲过了雀庄战役的枪林弹雨，可这么多的子弹是怎么钻进他身体的呢？

雀庄战役的幸存者扁金突然沉浸在一种意想不到的痛苦中。几天来扁金的脖子、胳膊和胸前新添了许多淤血和疤痕，那都是他自己弄伤的，扁金怎么弄都不能消除他体内的那些子弹。后来他发现了唯一能够减轻痛苦的方法，他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去想，想女孩头上的绿围巾，想那条打鱼船上的三盏灯，想起这些他的身体就变得松软了，体内的那些子弹也渐渐地沉寂了。

你知道扁金的生活必将改变，现在他生活中不仅仅只有那些鸭子了，鸭子对扁金的影响终于无法与女孩小碗匹敌。有一天扁金发现他晾在河滩上的棉帽棉鞋落满了鸭屎，扁金就追赶着鸭子大发雷霆，你们就会拉屎，你们就会嘎嘎乱叫，扁金在河滩挥舞着拳头吼道，你们怎么没让子弹打死？你们一百只鸭子也顶不上小碗一个人！

腊月二十八那天，村外的官道上开始出现疏散归来的车马人群。人们急于归来是因为春节临近，虽然平原上的战争未见偃旗息鼓的迹象，有万人的军队从西南向东北方狂流般地挺进，战车马蹄腾起的黄尘狼烟在十里以外仍然清晰可辨。但是你想想吧，雀庄有多少人愿意在异乡他壤燃放除夕的爆竹呢？所以村长娄祥带着七八户思家心切的村民先回来了。

离了很远扁金就看见了那几辆马车，他欢呼了一声，他扔下手里的一只棉鞋朝乡亲们跑去，但跑了几步就站住了，扁金看见村长的身影就想起自己做错的事，他想起自己曾睡过村长母亲的大棺材，村长是个出名的孝子，为了这件事他肯定能拧下自己的耳朵，而他的鸭子也惹了祸，鸭子们把村长家洁净整齐的院子弄得满地污秽，村长的女人最不能容忍牲畜在她家拉屎，村长又怕他女人，为这件事村长也绝不会轻饶了他。扁金撒腿就往村里跑，他要赶在村长回家之前把他留下的痕迹抹掉。

扁金冲进村长娄祥家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全部围绕着那口棺材展开，他想在棺材里放回十几个红薯，但这么着急上哪儿去找红薯呢？扁金一时没有主意，就匆匆地到灶旁抓了几块木拌子扔进棺材里，木拌子与红薯看上去很不一样，扁金情急之中就拖过一捆干草盖在上面，他知道他无法让棺材里的东西恢复原状了，他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就只好拉上了棺盖。扁金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如何把村长的灯油桶灌满，这似乎容易一些，他很快地解开裤带对着灯油桶撒了一泡尿，然后把桶放回到村长的大床底下。剩下的那些鸭屎其实是最好办的，扁金抓过一把破笤帚扫地，他用的力气太大了，那些干结的鸭屎甚至飞过院墙，落到了外面的村巷里。

扁金跑出村长家时稍稍松了一口气，他爬到一棵树上观望着远处的乡亲，那几辆马车刚到村口，扁金坐在树上，他想不如就在树上迎接乡亲们。直到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坐在娄守义家的老桑树上，他眼前的大瓦房就是娄守义家的大瓦房。扁金的心倏地往树下坠去，他的身子也一起坠到了树下，现在他意识到那大瓦房顶上的窟窿才是他惹下的大祸，他想爬到那房顶上去，但他知道自己连茅草屋顶都不会苦补，怎么会苦补大瓦房的房顶呢，扁金急得大汗淋漓，他想起娄守义有五个力大如牛的儿子，还有三个凶神恶煞的女儿，他们肯定饶不了他，他们每人踢他一脚就能要了他的命，扁金蹲在老桑树下茫然失措，一种巨大的恐惧压得他直不起腰来，后来扁金就捂着脸蹲在那里，他听见体内的那些子弹又乒乒乓乓的爆响了，

他的全身上下甚至骨头都开始疼了。

村长姜祥发现扁金的时候欣喜若狂，姜祥跳下牛车，张开双臂扑过来，像鹰捕小鸡一样抓住了扁金。

姜祥说，你个傻子，你还活着嘛，都说子弹不长眼睛，谁说子弹不长眼睛，它就是不打傻子嘛。

扁金说，我不是傻子。

姜祥说，谁说你傻子？傻子能从枪炮下活过来？谁说你傻子他自己就是傻子。

扁金说，子弹打到我了，就是拔不出来，我身上到处都疼，疼死我了。

姜祥伸过手在扁金身上捏了几下，哪儿挨子弹了？你这身皮比牛皮还结实呢，姜祥抓着扁金的耳朵说，你个傻子，又跟我胡说八道了。

别拧我耳朵。扁金满脸惊惶地瞟了眼村长的大手，我没去你家。扁金突然叫起来，我的鸭子也没去你家拉屎。

你去我家干什么？你的鸭子跑我家拉屎？怕我拧不下你的耳朵？

别拧我耳朵。扁金仍然叫喊着，他的脑袋始终躲避着姜祥的大手，他说，我没拿过你家的灯油，小碗也没拿，你家的灯油桶还在床底下放着呢。

姜祥突然不说话了，他的光头凑到扁金面前，他的犀利的目光刺得扁金双颊通红，好你个傻子，姜祥冷笑道，我就猜到你干了坏事，给我说实话，你到底干了什么坏事？

扁金垂下头，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护住了两只耳朵。他说，我没睡过你家的棺材，棺材是给死人睡的，我没睡过。棺材里的红薯有油漆味，我也没吃过棺材里的红薯。

姜祥的嘴里吐出了脏话，他的大手终于掰开扁金的十指，他的两只大手同时揪住了扁金的两只耳朵，同时狠狠地拧了几下，然后姜祥就急如火星地奔回家了。

扁金捂着耳朵站了起来，他觉得耳朵快掉下来了，但他还是忍着疼痛朝村长的背影喊了一声，村长，我告诉你，姜守义家的房顶让子弹打了个窟窿！

许多村里人朝扁金围过来，他们七嘴八舌地向扁金打听雀庄战役的各种细节，扁金一句也听不进去，扁金粗鲁地推开人群往外走，你们像老鼠一样逃走了，你们的房子却没起火，我在这儿守着我的鸭子，可我的鸭棚让他们毁啦。扁金说，你们知道吗，我在祠堂里睡了好几天啦。有个孩子拉住扁金的衣角问，扁金，你怎么没让子弹打着呢？扁金甩掉了孩子的手，他突然哽咽了一下，想哭而又忍住了，扁金哽咽着说，你们知道什么？子弹都藏在我的肉里，我都快疼死了！

在雀庄人看来扁金说话从来都是语无伦次傻里傻气的，他对雀庄战役的描述虽然莫名其妙，但还是引起了一阵嬉笑声。他们疑惑不解的是扁金最后的呐喊，你们不是好人，扁金扯着嗓子在村口呐喊，你们一百个人也顶不上小碗一个人！

他们当时不知道那是扁金在雀庄留下的第一次呐喊，也是最后一次呐喊。

9

养鸭人扁金在腊月二十八的夜里离开了雀庄，也许是腊月二十九的凌晨，这已经无关紧要，村长姜祥那天气冲冲地步遍雀庄附近的每一个角落，却没有看见扁金和他的鸭子的影子。王寡妇的儿子在椒河边捉螃蟹，他告诉姜祥扁金赶着鸭子顺河滩走了，他说扁金一边走一边还在哭呢。

村长姜祥以为扁金在天黑以前会回家，但扁金再也没回家。说起来扁金在雀庄也没有什么家，他带走那群鸭子就把家也带走了。后来是姜福姜守义他们回家了。他们不会不回来，雀庄人谁也不愿意在外面过年嘛。扁金离村那天，姜祥在他家的柴堆上发现了一只棉帽和一双棉鞋，他是个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人，一眼就认出那是军用品，而且他很快猜到它们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姜祥咒骂着扔掉了棉帽和棉鞋，刚扔掉又捡了回来，他是个识货的人，这么暖和实用的棉帽，这么结实耐穿的胶底棉鞋，姜祥实在舍不得扔掉它们，他知道那是扁金赎罪的一份礼物。

收到棉帽和棉鞋的还有姜守义一家。姜守义起初喜出望外，但后来弄清了那些棉鞋棉帽和房顶上大窟窿的联系，姜守义的脸便气白了，几只烂鞋烂帽来换我家的房顶？姜守义咬牙切齿地骂道，这个傻子，这个傻子怎么会没挨子弹？他就是被子弹打成个蜂窝，也解不了我心头的恨！

不管是村长姜祥还是姜守义，他们都舍不得扔掉扁金的礼物。大年初一的早晨，姜守义

三盏灯1.txt166

去娄祥家拜年，看见娄祥头上戴着和自己一样的棉帽，脚上穿着和自己一样的棉鞋，他们两个盯着对方愣了一会儿，突然一齐会意地笑起来。

娄守义说，这帽子很好，有两个护耳，冬天不冻耳朵。

村长娄祥说，棉鞋也很好，又结实又暖和，我还没穿过这么好的棉鞋呢。

过年那几天村长娄祥常常想起扁金，他不知道扁金为什么像个老鼠一样逃离雀庄。过年了，别人都回家了，他却像个老鼠一样地逃啦。娄祥想起扁金以前也做过不少让人痛恨的事，有一次他差点把人家的猪拖进椒河呢，以前他从来不害怕，从来没跑过，这次为什么怕成这样？娄祥后来很自然地联想到雀庄战役的枪林弹雨，他猜扁金大概是让子弹和炮火吓破了胆。

直到这年秋天，雀庄的乡亲们没有谁再见过养鸭人扁金。秋天的时候娄福跟着一条稻米船去椒河下游贩米，船过桃县地界的时候，娄福看见了养鸭人扁金，扁金赶着一群鸭子在椒河岸边走。娄福说他认出了扁金，扁金却不认识他了。娄福问他去哪儿，扁金说他不去哪儿，他要找一条打鱼船。娄福问他要找什么样的打鱼船，扁金说是一条有三盏灯的打鱼船。娄福说从来没见过有三盏灯的打鱼船，他问扁金找那条船干什么，扁金就不说话了，扁金像个哑巴一样赶着鸭子走，后来扁金就埋下头，像个哑巴一样赶着鸭子在椒河边走。

什么打鱼船？什么三盏灯？娄福回村后说起这件事就咯咯地笑，他对乡亲们说，我早就说过扁金是傻子，你们偏不信，现在你们该相信了吧？

现在我们该相信了，扁金和他的鸭群仍然在椒河边走，他们大概会一直步到椒河下游，走到椒河水与其他河流交汇的丘陵地区。这其实是一条异常险恶的行走路线，我们知道平原上的战争是一只巨大的火球，它可以朝四面八方波动，秋天的时候，战争的火球恰恰正在向丘陵地区滚来。

黄金书屋Youth扫描校对||<http://goldbook.yeah.net/>
转载请保留，谢谢！